

张大千系列丛书

李永翘 著

人生传奇

张大千



张大千系列丛书 李永翘 著

张大千·人生传奇

花城出版社



张大千·人生传奇

李永翘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25印张 3插页 519,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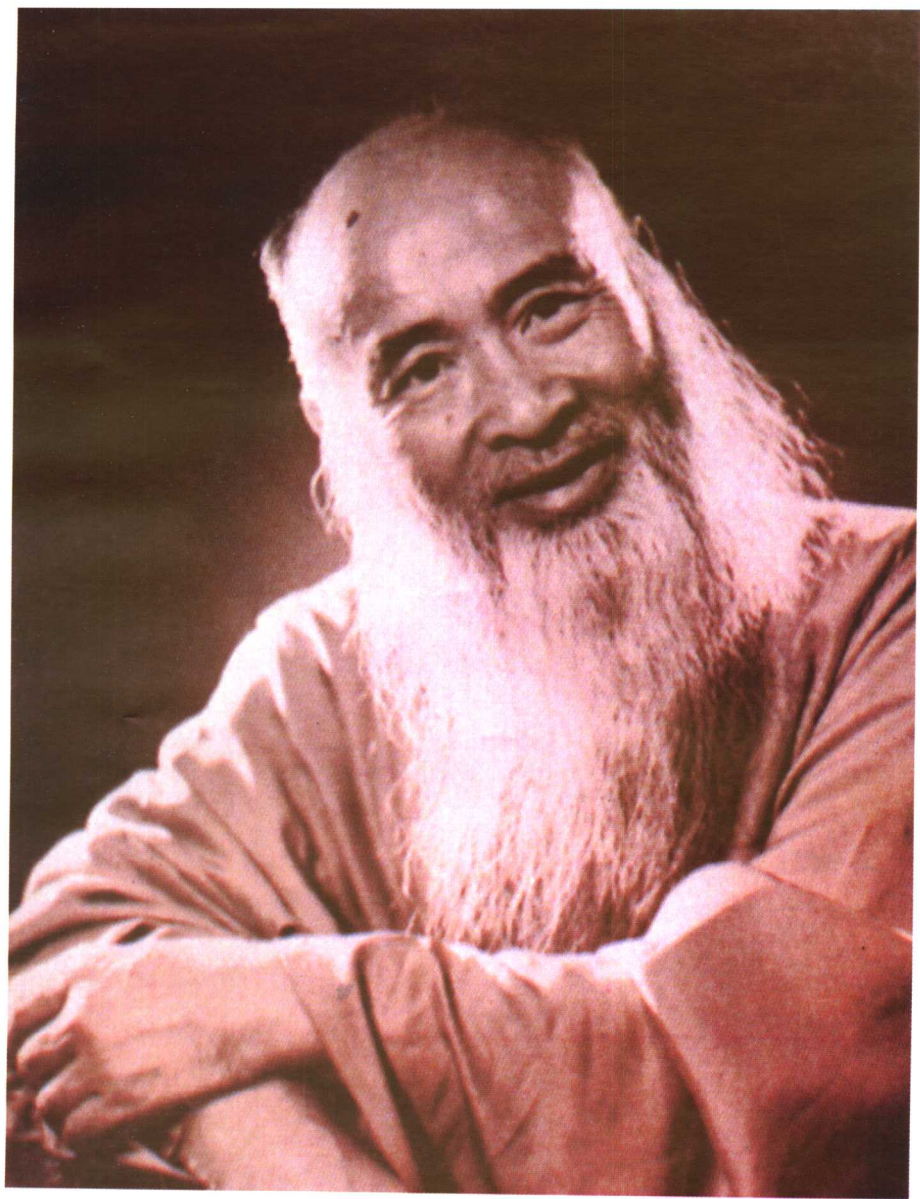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360-2731-1

I·2336 定价:34.8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张大千像

内江張大千紀念館

九一人

张学良书



张大千的老师刘伯承
(此为刘伯承眼睛负伤后摄)

张学良为四川内江张大千纪念馆题写的馆名



张大千的母亲曾友贞



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



四川内江张大千纪念馆外景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



右：张大千的三哥张丽诚
左：张大千的三嫂罗正明



张大千的四哥张文修



张大千的十弟张君绶

引 言

公元 1991 年，台湾台北。

在台北市北边不远处的北投，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坐落着一座静谧的小院，小院里耸立着一座小楼房，另外还有着若干平房，十分安静。

这座院子外的大门上方，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门牌号码，上面标着：

“北投 复兴路 三段 三十三号”。

这天上午，在小院落的小楼房内，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正站在客厅的落地玻璃窗前，向着窗外凝视。他的身材魁伟，腰板挺直，满头银发，面容慈祥，脸上虽然已长了一些老人斑，但是仍显得很有精神。

这位老人，就是这座小楼房的主人。他，也正是名震中外的“历史名人”——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背着手，向着窗外凝视了一阵。虽然窗外面正是鸟语花香，风和日丽，但他却仿佛是什么都没有看见，而是在顾自沉思着。他的表面，看起来很是安详，但他内心的深处，却犹如在倒海翻江，心潮起伏难平。

张将军的胸脯微微起伏着，听见后面的窸窣窸窣声，他回头向室内看了一下，只见在壁炉前的宽大写字台上，早已经铺好了一张雪白的宣纸，旁边摆着笔墨、砚台、眼镜等用具。另

还有一封从海峡对岸大陆四川省内江市的来信，打开来也放在台上。客厅里摆着的数盆兰草，正盛开着朵朵鲜花，发出了阵阵沁人的清香。

原来他所听见的声音，正是窗外的微风吹来，风吹纸动，发出了细微的声响。

“当！——当！——当！……”客厅里的自鸣钟响了，悦耳地自动敲了十下。

老人已经在窗前，站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了。

这时，张将军的夫人赵一荻女士，默默地走了过来，——她也已经在旁边陪他站了多时了，轻轻地挽起他的胳膊，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汉卿，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就不要再多想了，写吧……”

张学良点点头，慢慢地转过身来，在夫人的陪同下，向着写字台走去。

在写字台前，张学良坐了下来，拿起桌上的高倍眼镜戴好，赵一荻从笔筒里取出了一支新毛笔，——这还是前两天他们托人专门出去买来的，将笔筒取下，顺了顺毛，然后把笔递给了丈夫。

张学良接过毛笔，下意识地在砚台内蘸了蘸墨，又仰起眼镜，对着光亮把毛笔上的脱毛拈下，然后又蘸了蘸墨。他一只手按着桌上的宣纸，一只手举着毛笔，欲要书写。他因为眼睛有病，视力不佳，已经是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读书写字，更没有使用过毛笔了，他平时如果万一要用笔，也总是用的钢笔或者是圆珠笔，这次使用毛笔，可以说是“特别破例”了。

虽然家中的旧毛笔甚多，各种毛的毛笔都有，但张学良觉

得，这次的题字非同一般，他要特别尽到自己的心意，故特地请人去专门买了几支新笔回来。他现在手上握着的这支毛笔，就是几支新毛笔中最贵重的。

老人举着毛笔，手抖抖着，这支小小的毛笔，真好像有千斤重似的。他将笔移近纸上，准备书写。可将笔刚放下去，他又提了起来，似乎是不放心似的，又把笔毛给顺了顺。

赵一荻夫人在边上轻声说：“汉卿，别想了，写吧，尽个心意……”

张学良哎了一声，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尽力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这才俯身在写字台上，一笔一划、恭恭敬敬、工工整整，并且是满含感情地，在雪白的宣纸上面，从右到左，竖着写下了两行大字：

内江张大千纪念馆

九一老人 张学良 书

就这几个大字，好像是用尽了老人的全部精力似的。书写完毕，张学良疲惫地放下毛笔，倒在了座椅靠背上。他的眼光，从面前的这幅题字上面，又慢慢掠到了窗外，看着外面湛蓝的天空和朵朵飘浮的白云，他的思绪如天马行空，似乎是在追忆起了那遥远的、又是很近的去……

在张学良的眼前，顿时又浮现出了一个“美髯公”的音容笑貌和飞扬神采，他那一口开朗的笑声与熟悉的四川乡音，又好像是回荡在了他的耳边……

这时，有几滴晶莹的泪珠，从老人的脸上缓慢落下。与此同时，张学良的嘴唇还在不住的颤动着，似在作着无声的翕动，

并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默默叨念着和呼唤着：

“哦，大千，大千，大千……我的好朋友，好兄长啊……”

1992年的金秋时节，笔者作为一名张大千研究专家，受到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的专门邀请，专程来到了内江，出席了张大千纪念馆的隆重开幕典礼。

内江，位于四川省中部的腹心地带。其东南连重庆，西北靠成都，南扼自贡、泸州、宜宾之门，北与德阳接壤，其东北通遂宁、南充，西北则与乐山相邻。内江现辖两市、二区、五县，总面积已达13340平方公里，人口已达约900多万人，素来是川中的富庶地区。其之工农业生产十分繁荣，商业发达，境内的名胜、古迹众多，是“天府之国”四川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内江的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烟稠密，历来都是川中的一块富庶宝地。因为其地处要冲，又有着四大川江之一的沱江，在此处蜿蜒穿城流过，今更有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等纵贯全境，又有内（江）昆（明）铁路、川鄂公路等在此会合，故而自古以来，内江就是川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口岸，水陆路交通及贸易等都很兴旺。同时，由于内江在历代均盛产蔗糖，其之蜜饯、冰糖等种种甜食产品驰誉中外，因此内江又有着“甜城”的美称，天下闻名。

内江的历史悠久，山川秀丽，风景美轮美奂。古时的文人墨客，曾经对之大加赞誉，纷纷夸奖不绝。如东晋时，大文学家郭璞曾颂曰：“山行依旧合，水去复还来。”在唐代，诗仙李白也曾对此直赞：“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到明代，状元杨升庵来到此地，乐不思归，更是鼓掌长叹：“丹邱何必问，此是白云乡！”……因而，在许多的古地方志书中皆载：内江的

“江山之秀，非他邑比”，“佳气西来，洪流东折，虽非都会，美矣江城”！有不少的古籍形容，内江的“山势峥嵘，起伏棋布，四围江流，环抱一邑，实百里之形胜也！”还有的古籍更云：“夫寰宇之内，名山大川，莫如西蜀；而蜀景之胜，美伟绝特，则莫如内江！”……

内江，不但是江山如画，景色特美，钟灵毓秀，而且是“人文荟萃，多产英才”（古方志语）。因此，内江又被称作了“文化之乡”与“艺术之乡”。据史载，内江在东周时期，就曾出过苴弘，他曾以音乐教授过孔子，历来就被尊称为是“孔子之师”；在西汉时，这里又出过大辞赋家王褒，其《甘泉赋》、《洞箫赋》等清澈文章，曾使得病中的太子不药而愈；东汉时，此地又出过经学家兼教育家董钧，世称“通儒”；东晋时，抱朴子葛洪曾经在此地炼丹；在唐代，著名诗人贾岛就葬在这里；到了宋代，理学老祖陈抟更是生于斯，逝于斯；到南宋时，这里又出了文似苏轼（东坡）、并敢于忤犯权奸秦桧的“小东坡”赵逵……等等等等。

到了近代，内江更是地灵人杰，俊才辈出。例如，有在清末时大力推行新政的“布衣状元”、大教育家骆成骧；有被孙中山先生敬封为“辛亥革命大将军”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喻培伦；有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陈毅；有著名的新闻记者、兼老报人范长江；有著名学者、兼诗人的谢无量；有著名书法家公孙长子（余切）；还有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等另还有许多的杰出人物，实在是无法一一列举。这里真是群贤接踵，冠甲一方，名闻遐迩。

因此，在如此秀丽山水的怀抱孕育下，在浓郁文化之乡的

长久薰陶中，出生和成长在这里的张大千，之所以能够得天独厚，才气纵横，成为了驰骋天下、蜚声世界的一代艺术大师，也就是令人并不觉得奇怪的事了。

笔者这次专程应邀来到内江，就正是为了参加张大千先生纪念馆的隆重开馆仪式，以共享欢乐，共襄盛举。

9月11日，正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普天之下，月桂飘香；神州万户，欢庆团圆。在这喜庆的大好日子里，笔者和着各地、各界的贵宾一起，参加了内江张大千纪念馆的开馆典礼。

张大千纪念馆，坐落在内江城北、沱江北岸的圆顶山上。这里的景色幽美，环境怡然。在纪念馆的东面，是号称“蜀境无双地，川南第一山”的著名古刹西林寺，以及绿树蔽日、山石玲珑的内江风景地西林公园，公园内现还有诗仙李白当年在此地盘桓时居住过的著名古迹“太白楼”，它们与张大千纪念馆相互衬托，彼此呼应；在其西，则是秀色环抱、红砖绿瓦、书声琅琅的四川省统计学校，素喜热闹的张大千有此般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陪着，当不寂寞；在其北，则是青山、白云、农家、梯田，翠竹丛丛，炊烟袅袅，别有着一番典型的田园风味；在其南，则是清澈透明的如练沱江，弯弯曲曲，形如玉带，波光粼粼，白帆点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真是如诗似画，景色煞是迷人。

观赏着纪念馆周围的美丽风景，人们纷纷赞叹不已。这种环境，对于“一生好人名山游”、“自诩名山足此生”、“五洲行遍犹寻胜”、“看山须看故山青”的张大千说来，真称得上是“快遂故人心愿了”、“梦中满意说乡关”了。而且，这儿虽然和内江城区是隔江遥遥相对，从这里便可以俯看见市区，但离市

区却并不远，可经过横跨沱江的西林大桥而直达城中。这更是符合张大千素来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选宅原则，实现了他的“万里归还结宅新，山边水浹绝纤尘”的切切心愿。因此，纪念馆的选址，可说是非常漂亮的。

内江张大千纪念馆的面积，现共占地有三十多亩，几乎是囊括了整个圆顶山，气魄十分宏大。据悉，内江张大千纪念馆的土地面积，是目前台北市张大千先生纪念馆的十多倍，也是当今全中国近现代画家纪念馆中，占地规模最大的一个。由此，可以见出内江上上下下的父老乡亲们，对于他们的这位优秀的“老乡亲”，是如何的感情之深和引以为荣；而且，也可以由此窥出张大千一贯的“大手笔”作风，其由来的根源是何在了。

内江张大千纪念馆的建筑，系采用仿古典形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内部的质量力求牢实，而外部则注重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工艺，看起来古色古香、亲切自然、朴素大方。房屋的构造布局，系按照张大千原来在内江的故居形式，采用了三合院和四合院的配套组合，而成为了几重几进的院落，体现出了四川传统的民居风格。同时，考虑到张大千以前还曾经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成都、重庆……等许多地方长期生活过，因而该建筑物，还适当地吸收了上述地方的一些建筑特点，并使它们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共同辉映。因此，内江张大千纪念馆的建筑，庄重而又自然，典雅而又清新，饱含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民居特色，本身就成了一件不凡的艺术品，令人远观近瞧，都赏心悦目，赞叹不已。

上午十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在热烈、隆重的开馆仪式中，随着鞭炮的炸响，锣鼓齐鸣，掌声雷动，只见纪念馆大门的上方，一块彩绸徐徐落下，露出了纪念馆门楣上的由张学

良将军所亲笔题写的馆名——“张大千纪念馆”。

追思过去，张学良将军和张大千先生的友谊，充满浪漫，也充满传奇。尽管他们一个曾是权倾半壁、叱咤风云的“少帅”，另一个却只是一介布衣、舞文弄墨的“骚客”，彼此可说是“差距悬殊”，但他们相互之间的纯真友谊，却一直在风风火火的世道沧桑中，保持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因而，张学良将军作为张大千的生前老友，在把此馆名题好之后，即将之托人辗转由台北送到了内江，内中的一笔一划，都饱含了他对已逝老友的无限深情。以致当台湾的许多报纸得知此一消息后，也纷纷充满感叹地说：“四川内江张大千纪念馆的馆名横匾，专门特地请张学良书写，是具有纪念这一对时代闻人的深厚情谊的意味……”

接着，在鞭炮的鸣响，热烈的掌声，和高奏的川剧曲牌《得胜令》的高亢锣鼓音乐声中，纪念馆正中那两扇黑漆大门，——上面贴着大红金字“开门大吉”的传统斗方，被“呀——”地一声徐徐开启。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欢笑，怀着兴奋和景仰的心情，跨进了张大千纪念馆的大门。

进得门来，迎面是一座古色古香、庄严朴素的三合院，宽阔的庭院里，栽满和摆满了各种花卉、盆景等等，溢流出了青春与雅致的气息。仰面望去，在正中的大厅屋檐下，悬挂着张大千生前手书的“大风堂”金字横匾，字字如龙飞凤舞，潇洒磅礴。而在横匾两旁的黑漆梁柱上，则悬挂着两副金字楹联，分别是由张大千及其二哥——著名的爱国大画家、绘虎大师张善子撰书。前联写的是：“学业日惟不足；精神养则有余。”后联写的是：“四面云山谁作主？一声长啸震雄风！”这两幅楹联，可谓是将张氏兄弟的同与不同，给体现得淋漓尽致。

站在院里，举目四望，只见在庭院四周的廊柱上和屋檐下，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牌匾、楹联等物，尽皆是由当代中外著名的书画大师及名家们所撰书，内中都充满了对于张大千、张善子弟兄二人的赤诚爱国精神、及其辉煌卓越的艺术成就的衷心赞美。俱是情真意切，笔精墨妙，字字珠玑，雄伟瑰丽，给纪念馆更烘托出了高雅浓烈的艺术氛围。

例如，在庭院右手边的东厢房处，就悬挂着由新华社原社长穆青题写的“艺坛宗师”大匾，及仍由他撰写的一副楹联：“毫穿铁卷，丹青幻化惊海域；江开石壁，云帆鼓荡梦神州！”另还有著名书画家王学仲撰写的楹联：“大千世界归禅眼；精舍摩耶鬘髻翁。”巧妙地将“大千”“精舍”嵌入了联中，来暗喻纪念馆，对仗工整，蕴意丰富，耐人寻味再三。而在庭院左手边的西厢房处，则挂着由著名作家李准书写的“棠棣联辉”横匾，和他题写的楹联：“细注虫鱼笺尔雅；广收草木续离骚。”另还有书法大师启功撰写的一联：“山川自逊神工笔；魂梦长悬故宅心。”以及著名书画家黄养辉为纪念馆所题的“胸怀通天地，画笔动风雷”题词，等等。这许多的牌匾、楹联、题词等等，尽皆是笔酣墨浓，寓意深远，包含了对于已故国画大师的一片深情与敬意。

在纪念馆的各个展厅内，则分别根据其内容所重，展出了大量的文字、图片和实物，系统地介绍了张大千一生的杰出事迹与辉煌成就。这其中，有张大千及其父、母、兄、弟的大量照片，有张氏兄弟以前曾经使用过的文房四宝、金石印章、画材画料、生活用具、日常用品等等，还有张大千、张善子二人的许多书画作品，往来信函，诗词手稿，雕塑胸像……等等，以及在全世界所出版的张大千、张善子的画集、书画册、作品集、

摄影集、纪念册、明信片、邮票……等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另外，还有着海内外的书画名家们赠送给纪念馆的大量书画杰作、珍贵墨宝、和实物纪念品，等等。真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尤为难得的是，展厅中还展出了张大千送赠给毛泽东的《荷花图》，在海外时创作的《长江万里图》，和他在台湾时作最后冲刺的巨作《庐山图》，等等。这些作品，虽然多属于是复制件，但其笔墨之精妙，气势之磅礴，画面之雄伟，寓意之深刻，实是令人叹为观止，赞赏不已。而张大千晚年在台湾为家乡所题写的《内江市志》、《内江县志》等书法条幅，则显出了垂暮老人对于桑梓故乡的无限眷恋和一片深情，更使得观众无不动容，为之唏嘘不止。

而在最后，展厅中所展出的一组张大千在台北逝世后，当时台湾社会各界对张举行盛大公祭、隆重葬仪、和沉痛悼念的各种照片，以及全世界各国、各地自发地组织集会，深切悼念张大千逝世的许多现场图片与报导等等，首次向内地的民众，形象地展示出了海峡对岸及国际社会对于这位中国艺术大师的尊重与推崇。看着这些来自于全世界各国、各地的珍贵展品，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徘徊留连，不忍离去。这时笔者的耳边，顿时响起了在开馆典礼上，许多人一致所讲的话——

“张大千先生的艺术与成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他不仅是属于全中国的，而且更属于是全世界的！”

在参观完纪念馆的展厅后，笔者在挂满了名人字画、喷溢着墨香的休息室里，略事品茗，即在纪念馆负责人的陪同下，又游览了全馆及其绿化的后花园。望着园中那红花绿叶的美丽景